

填画

解良

往年在北京，我习惯于以貌观春。前栋楼一楼有一户人家在铁栅栏门外圈围一墩迎春花，每年二月下旬，我在小区里散步会绕到这里，给尚未开花的灌木丛拍一张照片，代表春临界畔，等上数日再来看，枝头已然绽放出金黄色、外染红晕、连成六瓣的花朵，嗅着扑鼻而来的淡淡清香，我再拍一张百花之中最早开花的迎春花照片，标志着百花竞放的春天就要来了。这墩迎春花成为我近年来见证季节的地标。

今年正月初二，我随家人飞往江西南昌，去长江之南“探春”——看一看春天由南向北的走姿行貌。从南昌租到一辆车，一家人自驾去婺源、景德镇、庐山。车行高速，过往车辆川流不息，车牌上的“赣”字频频映入眼帘，为给旅途添趣，我开始做游戏，将“赣”字拆分，再为立、早、久、贡四个字选配一幅（或一组）沿途所见风景画。

立，我配出岳立在赣江东岸的滕王阁，这座故有“江西第一楼”之誉的江南名楼立于赣字之首当之无愧。早，过湖口大桥，看最美水上公路两边水天相连，浏览越冬的候鸟在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里翔集，觅食于湖滩湿地，储存能量，不时沿湖畔试飞，在为行将开始的北迁之旅做最后的准备；高速路两边的田野里能看到一垄垄白色保温薄膜包裹起一块块秧盘，一池池方正的秧田春意浓浓，我脑海里便有了万顷早稻大丰收的景象。还有婺源篁岭村的二月梅，贴在白墙上的红彤彤的春帖子，以及层层梯田里的油菜花——这时还披着浅绿色



春之韵 汤青 摄

的“春膏纸”，待到阳春三月，千亩油菜花绽放，大地就会变成金色的花海。这一幅幅撩人的暖画就是我为赣字配上的早春图。同时，我将沿途所拍美图发到朋友圈，开始为身处春寒料峭中的北方朋友“剧透”江南的春天。

久，让我出现卡顿。这时车已抵达瓷都景德镇，这座世界上至今仅存的单一手工业城市用琳琅满目的瓷器烧出一个璧仪般的“贡”字。久，古同

终，乘坐缆车登上庐山，去看李白赋诗地三叠泉，上下两千六百级石阶，遥看挂前川的“瀑布”仍是三叠冰胡子，说明冬天尚未终了。前日，庐山飘了一场轻雪，大批网友慕名而来观景雪，还有孩子拉着塑料雪橇，而落入“美庐”竹林松间的雪在我眼里不过是北方的一层霜。

看来，我的拆字配画游戏会因为冬天尚未终了而落个鲜克有终的结局。

在九江交车，从庐山登上高铁，五小时后回到北京。去看小区里的迎春花，它还没有绽放。回想刚刚过来的五小时行程，过武汉时看到长江上春潮涌动，而大片的麦田已经绿了河南大地；远处的江湾，村前的池塘，如沐春风中；大地在催芽，早莺争暖树，春天正沿着我回归北方的路线漫延而来，不嫉高铁时速，胜似闲庭信步。小区里那墩迎春花一人三月就绽放出笑脸，我又想起未填的久字，久久，缓缓。舒行貌。四月，从江南舒行飞来的候鸟驮着绿意抵达北京，我终于看到了春的叠影。

的“春膏纸”，待到阳春三月，千亩油菜花绽放，大地就会变成金色的花海。这一幅幅撩人的暖画就是我为赣字配上的早春图。同时，我将沿途所拍美图发到朋友圈，开始为身处春寒料峭中的北方朋友“剧透”江南的春天。

久，让我出现卡顿。这时车已抵达瓷都景德镇，这座世界上至今仅存的单一手工业城市用琳琅满目的瓷器烧出一个璧仪般的“贡”字。久，古同

终，乘坐缆车登上庐山，去看李白赋诗地三叠泉，上下两千六百级石阶，遥看挂前川的“瀑布”仍是三叠冰胡子，说明冬天尚未终了。前日，庐山飘了一场轻雪，大批网友慕名而来观景雪，还有孩子拉着塑料雪橇，而落入“美庐”竹林松间的雪在我眼里不过是北方的一层霜。

看来，我的拆字配画游戏会因为冬天尚未终了而落个鲜克有终的结局。

在九江交车，从庐山登上高铁，五小时后回到北京。去看小区里的迎春花，它还没有绽放。回想刚刚过来的五小时行程，过武汉时看到长江上春潮涌动，而大片的麦田已经绿了河南大地；远处的江湾，村前的池塘，如沐春风中；大地在催芽，早莺争暖树，春天正沿着我回归北方的路线漫延而来，不嫉高铁时速，胜似闲庭信步。小区里那墩迎春花一人三月就绽放出笑脸，我又想起未填的久字，久久，缓缓。舒行貌。四月，从江南舒行飞来的候鸟驮着绿意抵达北京，我终于看到了春的叠影。

看来，我的拆字配画游戏会因为冬天尚未终了而落个鲜克有终的结局。

在九江交车，从庐山登上高铁，五小时后回到北京。去看小区里的迎春花，它还没有绽放。回想刚刚过来的五小时行程，过武汉时看到长江上春潮涌动，而大片的麦田已经绿了河南大地；远处的江湾，村前的池塘，如沐春风中；大地在催芽，早莺争暖树，春天正沿着我回归北方的路线漫延而来，不嫉高铁时速，胜似闲庭信步。小区里那墩迎春花一人三月就绽放出笑脸，我又想起未填的久字，久久，缓缓。舒行貌。四月，从江南舒行飞来的候鸟驮着绿意抵达北京，我终于看到了春的叠影。

捡瓦

董改正

每年开春，雨季到来前，父亲都会上房捡瓦。

不知什么原因，每过一年，屋顶总有碎瓦若干。摆在瓦楞上的小瓦，上连云天，下覆人间，偶承雨水霜雪，它们多是虚空之物；便有狸猫黄鼬松鼠瓦雀星夜来访，它们轻捷如波纹，唯余沙沙之声如雪子纷落，因何会碎呢？每次看到父亲缘梯而上，我仰脖而望，总有这样的疑惑。

捡瓦必须上屋，仔仔细细翻检一遍，讨巧不得。寂寂午后，乡村宁静，毫无睡意的孩童，是接替慵懒猫狗的另类生灵。常常在捉迷藏时，被一线光柱迷住。那是阳光透过瓦隙垂射而下，在黑漆漆的老屋里，犹如影院背后小孔里射来的那根神秘的光线，无数的尘埃在那条柱形的光河里踊跃飞扬。迷迷瞪瞪之后，我会在夜里告诉父亲，瓦破了，雨天又要漏水了。父亲笑而不答。雨天在盼望之外到来，却并未漏雨，真是怪事。父亲说，捡漏是要上屋的。脸上挂着骄傲。

多是在清朗的上午，万木萌蘖，阳光正好，院子里鸡啄食猪哼哼，几个孩子仰望，脸上洒满阳光。院外有人荷锄而去，有人拎篮归来。梯子斜靠屋墙，父亲嘱我扶梯，口袋里插着小铲，一手握着高粱笤帚，蹑身而上，瞬间就蹲在瓦脊上了。这时候，我便突然地心跳起来，一是屋高，二是屋顶斜，三是瓦脆，担心父亲，担心瓦。然而却是杞人忧天，父亲说，瓦结实着呢，你怕啥？他拿着扫帚，开始打扫了。

屋顶小瓦排列如田垄，一垄俯瓦如桥，一垄仰瓦如舟。仰瓦承接雨水，而俯瓦则趴在两排仰瓦的连接处，如同螺帽，将整个瓦顶连成一片，既遮雨，又压住了仰瓦，以免被风掀飞。再大的雨，只要顶无碎瓦，屋内便可听一屋子安宁的雨声了。父亲那时便是蹲在俯瓦上，扫着落叶枯枝，朽烂的布条，鸟粪猫矢，甚至死猫死鼠。这是捡瓦中我们最激动的时刻，仿佛一场寻宝探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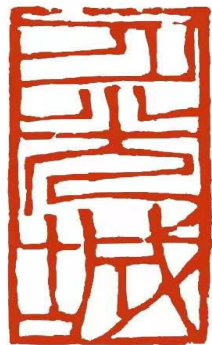
有时候，会骨碌碌滚下一个乒乓球，在地上一弹多高，欢快地向我们寒暄多日未见。有时候会飘下一个羽毛球，一个毽子；有时候会是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种从未见过的果核，一片漂亮的鸟羽。更多的是头年夏天我们射到屋顶的螺蛳壳，它们骨碌骨碌地滚着，落在地上却悄无声息了。它们都仿佛来自岁月深处。我们或惊讶，或欢呼，或蹙眉跺脚，然后又望着屋顶上的父亲。

扫过之后，父亲便用小铲铲掉瓦松，狗尾草和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一年生草本植物。瓦松或许是土著，狗尾草等，多是麻雀等衔来的，排下的。然后再铲除积土，它们多曾是纷扬的尘埃，倦怠后附着瓦上，成了青苔的版图，在雨烟中隐现成宋元青绿山水——然而都被父亲毫不留情地铲除了。可我知道，不久之后，依然有尘土附着，依然有青苔生长，依然会有鸟儿飞来，耸颈摆尾，喳喳有声，依然会有狸猫沙沙走过，掏破梦的泡泡，而父亲依然会在某一个艳阳春日，上屋捡瓦，而我依然会为他扶梯，仰望他在云天之下，瓦屋之上，行动如猫。

一片片碎瓦被找了出来，堆在一处。父亲蹲在檐边，接我递上来的小瓦。瓦有新的，敲之铿铿然，如击金玉；也有旧的，湿黑沉重，上附湿土、虫卵，干死的青苔。父亲将它们一一放在需要的地方，再把碎瓦插入俯瓦中。这项工作耗时很久，我的目光开始涣散，云天渺远，心思渺远，狗吠鸡鸣渺远。待我回神过来，屋顶烟云流泻漫卷，母亲开始做饭了，而院子里的弟弟妹妹，早已不见踪影，仿佛走进了岁月深处。

父亲老了，捡瓦已成往事。一日回家，天雷阵阵，惊见堆叠的乌云之下，父亲正在给柴堆蒙雨布。我忙奔将过去，替下父亲，站在梯子顶端，看着仰脸而望的父亲。父亲满脸是笑和期待，像一个等待寻宝探险的孩子，刹那间我不禁泪水盈盈。屋顶依然年年积土，年年有奇异之物莫名而来，他怎么就老了呢？怎么就不能捡瓦了呢？我怎么就不能永远做一个扶梯仰望的孩子呢？我曾经怨过他，轻视过他，如今我也即将老去，才知道每个人只能过自己的日子，每个人都成不了别人。他以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勤俭，为我检出一方不漏雨的空间，已经竭尽所能，还要怎样呢？

蓦然想起有一年捡瓦时，父亲手拈一物，呼我上梯。我接过来一看，是一颗板牙。本地风俗云，凡稚子换牙，扔到屋顶，则牙齿正而坚实。那一刻，新牙已长成，手拿旧齿，一种时光恍惚的忧伤笼罩住了我。如今，四十年过去，新牙早因虫蛀而被我换掉，而父亲给我的那颗，也早已消失在岁月深处，不变的，唯有流淌在血液里的亲情，萦绕在梦魂中的往事，和那潇潇的安宁的雨声。



大火

何圣林

面前是一座孤零零的墓，墓正前方立有一块石碑，碑前有一束鲜艳的塑料花，四周并无荒草，只有碗口粗的松树上爬满了常青藤，在细雨中静穆。

这是我父母的坟墓。

我怎么也没想到，那个细雨霏霏的上午，在上学的路上，因为自己的贪玩，烧着路边的荒草……埋葬父母的那天，我目睹四周焦炭一样黑的松树，发疯似的逃离这座山林。

这一逃就是十五年。十五年来，那场大火一直出现在我的梦里，每次惊醒，我都惊恐万分，泪如雨下。

有些事情终究是要面对的，特别是那场大火。今天，我开车带着未婚妻来看望父母。本以为，这里会荒草萋萋，可眼前明显是有人来打理过。我转头想问带路的护林老人，却见老人跪在墓前，喃喃自语。

我没打扰他——是英雄都会有人来祭

拜的。我拿出纸钱，准备点燃。

住手，不能烧。老人忽地站起来，使劲按住我的手。

我挣脱老人的手，愤怒地说，怎么不能烧？再说，还下着小雨。

地表看起来潮湿，可埋在下面的松针一旦遇上明火，就会燃烧。老人朝墓碑望了一眼，哽咽着又说，当年，你父亲是这片山林的护林员，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可我没听，趁他离开时，烧了纸。

那场大火是你烧的？

是。老人蹲下身来，抱头痛哭。

一瞬间，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握紧拳头。未婚妻紧紧拽住我，向我摇摇头。

我跪在墓前，失声痛哭。

老人停止哭泣，悠悠地说，从牢里出来后，我申请当了护林员，并守着这块墓。这么多年过去了，山中的坟墓都已迁往公墓，你父母的墓地也早预留了，就等你回来。